



## 綜合座談會

主持者：毛連塢  
記錄整理：黃美芬

一問：(1)智能不足兒童的異常行爲，被診斷爲精神病的可能性有多大？連博士在美國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案例？

(2)在混合編班方式中，重度肢體殘障兒童和中重度智能不足兒童在一起上課時，是否他們的需要會被忽略？

博士明剛答：(1)行爲異常的兒童有可能被診斷爲精神病。就像過去自閉症的小孩往往會被說成有精神分裂症，直到後來，一般人才發現自閉症的種種跡象和症狀；與重度智能不足、精神病並不是完全一樣。最近有一個新的測驗，簡稱爲「AMIEP」，從這個測驗裏，發現他們並不是精神病患。以這種教育性的測驗量表區分，所做的建議，對教育方面有較大的貢獻，而不是光以醫學的診斷症狀而把他們一概而論。往往大家都認爲自閉症或情緒障礙的小孩應該交給醫生處理，而不是交給老師。事實上，我們希望透過教育的途徑，來改善小孩反社會或非社會許可性的行爲，能得到教育的效果。目前不管在國內或美國，我們希望教育人員與精神醫療人員及一般生理醫療人員做密切配合，在這種團隊工作裏，才能達成彼此的協調，達到最好的效果。

(2)在中重度智能不足班裏擺一個重度肢體殘障的兒童，往往會使整個活動受到限制。舉個例說，如果一個班上所有中重度智能不足兒童都會走路，坐在桌子邊上學習，其中有位重度肢體殘障兒童不能走路，趴在地上，他看不到桌面上的

活動。解決的辦法，就是把桌面降低到地板的高度，讓他能看到。或是利用輔助器材把這個重度肢體障礙的兒童立起來，讓他能看到桌面活動。現在所爭論的，有人主張同類障礙在一班，有的主張混合編班，各有利弊。每個不同類型的單純的分班可以很順利的推動，但總覺得有點欠缺，如果他們能有更多的機會交流、交往，會有更大的好處。

二問：啓智班智力較高的學生要回歸主流，但普通班的老師不接受；而在普通班有問題的學生，都往啓智班送，該如何溝通？

陳校長榮華答：在國小或國中，可能有些人會把行爲異常或過度活動的孩子往啓智班送。這些孩子如果是屬於智能不足兒童，我們啓智班就該教育他；若他們的智商在中等以上，那麼學校的輔導室就該負起責任，向校長或輔導室主任溝通。目前台北市的編制把特殊班的老師都歸屬於輔導室，彼此應互相支援及配合。

連博士明剛：在美國也有這種情形。把有異常行爲但智商高的孩子擺在中重度智能不足班裏，收他進來容易，要送出去可就難了。先留在啓智班做二、三個月的精密教學後，就他的表現，提出數據及有力的證據來證明他不是智能不足小孩，只是某方面須加強而已，他應該在普通班接受教育。在有實據的情況下，就不必爭論該放置在什麼班級了。這是較循正規的途徑。

三問：美國在特殊教育方面的投資很大，有沒有人對特殊教育的效益產生懷疑？有沒有人對特殊教育的效益作評估？若有，大多以

那些指標而做的？考慮那些因素？

陳博士明剛答：各人的價值觀不同，一個正常的小孩從小學、中學到大學，他們的成就非常大。但是對一個中重度智能不足兒童而言，他今天不會走路，明天不會走路，五年以後他會走路，這種進步，在他一生當中所得的成就，不比其他任何小孩來得低。美國有做過特殊教育效益方面的評估。在別人眼裏，或許我們的效益很小，但在我們看來，却覺得效益很大，因為價值觀不同。特殊教育也是正規教育的一環，不該把它孤立，而都該努力去做好，一年不做，往往就會落後兩年，尤其現在有科技、知識及種種新的方法，若不去做，等於是荒廢時間及人力，所以我們要盡力去做。

四問：特殊教育的老師並不想把自己只侷限在一個教殊的範圍內，也想與外界多接觸，但一般人或學校行政上往往會孤立我們，對於特殊教育的價值觀，要如何與一般人或普通班老師溝通？

陳校長榮華答：與人溝通，經常是想改變一個人的想法或觀念，讓對方接受你的想法及觀念。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苦惱，並不是那件事情本身讓你苦惱，而是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如何？你將它看成「苦惱」，它就「苦惱」；你將它看成「快樂」，它就「快樂」。這種想法別人無法影響你的。反過來說，你現在想改變全台北市的校長、主任，讓他們對特教有正確的觀念，恐怕二十年也做不到，難道就這樣苦惱下去嗎？應該調適自己的想法，才是可行的。

毛局長連塢：每個人都會覺得別人不關心、不注意自己的問題。所以最重要的在心理上要有準備及健全心理：

- (1) 要看重自己的工作價值，樂在工作。
- (2) 教育當局的行政人員多到學校探視特教老師，給予精神鼓勵，也與校長溝通，使校長關心特殊班，也是必要的。
- (3) 儘可能地讓人家了解我們的工作性質。

與同行者交換心得，彼此勉勵，互相賞。

吳教授武典：(1)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本來就是家人，彼此不要太見外，特殊教育與普通教育同一環，教育機會均等，不該分先後。不要把普通與特殊教育分成對等的地位，而各持己論說：「你們不關我，不關心我的問題。」而要說：「這是我們共同的問題，我們要了解並解決。」「特殊教育本來就是普通教育的一環，特殊兒童本來就是兒童中的一種，他們接受比較不一樣的教養就如學生的坐前面，有的坐後面，有的參加這個社團，有的參加那個社團，選擇適合他們的教育途徑。雖然花錢較多，但普通教育也有花錢比特教多的，如：山上的教育。所以，不要太見外，大家都不要爭吵。」例如：禁煙活動已推行好久，以前我們一直在說服那些吸煙的人，說吸煙不好，有壞影響，但效果不彰，現在在倡「拒抽二手煙」，抽煙的壞處不只抽煙人本身受害，還影響大家，在「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，而是我們大家問題」的意識下，禁煙的效果比前好很多。所以，「我的事情，就是你的事情」大家同是一家人，不要爭論。

(2)保留績效供人參考，記錄學生在適應、學習方面的進步及改變，讓別人知道這些錢投資得值得。證實我們不馬虎。一方面也要溝通彼此的期望及對「成就」的價值觀，對學生的期望要看他的能力與程度，優秀是種成就，進步也是種成就。

連博士明剛：(1)我們常說啓益、啓智班的老師在孤軍奮戰，不管在人力、物力、精神的支援都覺缺乏。在整個學校的結構裏，除了日常正規教育外，還有些新的構想活動。例如：樂隊、校隊、戲劇班、體操隊，為什麼天才班的老師、校隊的教練，就像明星一樣，而啓智班的老師就

像智能不足一樣，躲在角落裏被遺忘。所以要自己站起來，看重自己，有信心，我們在做有意義，有必要的事情，在學校裏，我們是有建設性、有貢獻的。

(2)在人際關係裏，要「你的事情，我關心；我的事情，你關心」這是相對的。關心別人，才能要求別人關心我們，我們也關心學校行政及活動，不是只在一個小班級裏而與外界隔閡。事實上人是有兩種：一種是支持的，一種是不支持的。對於不支持的，我們透過種種途徑，讓他來支持，來了解，如：展示成果，透過大眾傳播、開展覽會……等。這只是單向，我們必須用雙向溝通，讓他們來參與。有些熱心的人可能想幫忙，却不知怎麼幫，不妨提供機會讓他們參與，如：讓他們帶帶小孩或提供他們的意見等。

五問：智能不足的孩子將來該怎麼辦？如何幫助那些可憐的家長？台北市是否也該成立設備較完善的「啓智學校」供這些孩子學得一技之長？

毛局長連塏答：我們本來的構想是，為在普通學校無法適應的兒童設立「啓智學校」來給他們輔導，但現在考慮的重點在國中以後的職業訓練教育的部份。一般國民教育階段的孩子儘可能在國民中、小學就讀，若真無法就讀，則送「陽明教養院」，將來「陽明教養院」的學生可能就送到現在社會局要辦的「庇護工廠」去。而國民中、小學畢業的中重度智能不足學生，就設立「啓智學校」來收容。不過，這構想後來被一些家長提出不同的意見，他們認為不如把這些錢拿到普通學校裏，開設特殊班或充實特殊班設備。我們希望雙重並進，一方面在學校裏還是增設中度班，儘量收容中度的孩子。而成立「啓智學校」還是需要，不過最後還是要看議會和家長的意見，如果大家認為不要設，那我們行政單位的立場也要尊重議會的意見，我們是希望

能雙重並進的，不過現在的現象，贊成的都不講話，不贊成的都站出來抗議，聲勢很大，所以；目前對「啓智學校」的成立與否尚未有定論。

六問：是否能製定「特殊班開班指引」以輔導剛成立特殊班的學校及老師？

毛局長連塏答：這個意見很好。通常開辦一個班，往往缺乏一個指導開班的原則。希望連教授能提供我們一些美國有關這方面的資料，連同我們特教中心一起來編訂一份「開班指引」。如成立資訊班、資源班、啓智班要考慮的事項。

七問：啓智班要降低招生的智商標準，一般較輕度的孩子要送回普通班，若在普通班無法適應，又不能接受個別指導，是否有必要成立「資源班」來幫助他？

毛局長連塏答：可抽時間回特教班做密集訓練。這種趨勢是必然的，要慢慢適應。

#### 亞洲——太平洋地區視障者電腦應用學術研討會

為增進盲人福利，造福盲生，教育部國教司於七十六年六月廿三日起，至廿五日止，在台北市立師範專科學校舉辦亞洲——太平洋地區視障者電腦應用學術研討會。會中特別邀請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馬來西亞等國之專家、學者，以視障者的電腦應用為主題蒞會演講，並實際展示與操作盲用電腦，由美國密西西比洲立大學心理學教授陳江山博士擔任美、日語翻譯。

此次參與研討會的人員共有六十餘人，包括專家、學者、省市教育局行政人員、盲人社會福利機構等。大家薈聚一堂，目的在於共同研討如何藉由盲用電腦，幫助盲人學習，汲取知識，俾能勝任各類型工作，提昇工作層次，以充分發展盲人潛能。

本研討會除了推展當前特殊教育工作之外，希望經由本次研討而喚起社會大眾關切我國盲教育的發展，讓大家接納盲人的工作能力，拓展盲人工作遠景，為他們解決生計問題。